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一〇六回 娃娃谷柳青尋師母 婆婆店蔣平遇胡七

詩曰：年年垂釣鬢如銀，愛此江山勝富春。

歌舞叢中征戰裡，漁翁都是過來人。

且說柳爺還想著說出喜鸞的事情來，打算人家把他放了，那知道天佑非殺了他不可，剛一舉刀，在他的腿上「嘯」就是一刀，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哧」掉在水中去了。

「呼瀧」的一聲，蔣爺一扶船板，就著往上一躍身軀，衝著天保「嗖」的一聲，刀就砍下來了。范天保瞧著打水中躡上一個人來，對著天佑掉下水去，再看蔣爺已躡上船來，迎面用刀砍來。天保一歪身，「撲哧」也就沉落水中去了。蔣爺這才過來把刀放下，給柳青解了繩子，說：「柳賢弟受驚！你怎麼到船上了？」柳爺把他自己事說了一番，就著問：「四哥，你從何處而來？你要不來，我命休矣！」蔣爺說：「我追那個婦人來著，我看著你們往這裡來了，走在此處就瞧不見你們了，我也顧不得追那個女的了。後來我看見你在船上讓人家把你捆上，我有心下水，又怕叫他們瞧見，我打那邊躡下水去，慢慢到了這裡。我貼著船幫上來，給了那廝一刀，便宜那兩個東西罷。有心要追他們去，你在船上比不得旱地，怕你吃了他們苦子，故此便宜他去罷。」柳爺說：「別追他們，這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的地方，我可不是真怕。」說畢，蔣爺撐船仍然又回碼頭。

下了船，蔣爺把身上的水擰了一擰，也就不管那只船飄在何處，聽他自去罷。兩個人回奔魯家，看看的臨近，有魯府上家人遠遠的招呼說：「我們在這裡尋找你老人家哪！你老人家怎麼落了這麼一身水？」蔣爺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。到了魯員外家中，來至庭房，魯爺先拿出衣服來讓蔣爺換上，不合身軀，衣服太長，先將就而已。打臉水獻茶，吩咐擺酒。酒過三巡，魯員外與蔣爺講論這個女賊怎麼個辦法。蔣爺教了魯爺一套主意：「先擺佈他，把地方找來，讓他們把女賊押解送在當官，然後自己親身到衙署把他告將下來，必要拿人。索性到他家中，先把他兒子連家人一並拿住，以為見證。左近地面既有無頭案，這賊證必在他的家中，只要找著一個人頭，這算行了。你要不行，我替你去辦。」魯員外說：「四弟，稍在我這裡住三五日，我要辦不了的時節，四弟還得幫著辦理。」蔣爺點頭。比及找了地方的伙計，約了鄉長，找了里長，派人去先拿了大狼兒，拿了幾個家人，送在當官。說到此處，就不再重絮了。

縣官升堂審訊，派人下來抄家，後院搜出六個人頭。家宅作為抄產，抄出來的物件入庫，六顆人頭傳報苦主前來識認。重刑拷問喜鸞。重責大狼兒八口板，一夾棍全招了。

質對他母親。喜鸞無法，全推在閃電手范天保、喜鳳身上。讓他們畫供，大狼兒、喜鸞暫為待質。出簽票，賞限期，捉拿范天保、喜鳳，連拿范天佑，待等拿獲之時，一並按例治罪。家人僱工人氏，當堂責罰，魯員外拿女寇有功，暫且回家。後來本縣縣太爺賞賜魯家一塊匾額「急公好義」四個字。本縣留魯員外住了一宿。

次日回家，見蔣四爺，一一告明此事。蔣爺說：「還有要事，意欲告辭，我又放心不下。」魯員外說：「所為何事放心不下？」蔣四爺說：「我們走後，怕范天保去而復轉。」魯員外說：「四弟公事在身，我這裡自有主意，多派家人晚間打更。晚間叫你姪子跟著我那裡睡覺，若有動靜，我把他叫將起來。」蔣爺說：「等著我們襄陽之事辦完，我再把我這個徒弟帶去。」員外說：「我是難為四弟一件事，這孩子可是不好教哇。」蔣爺說：「我能教，交給我罷，你別管。」用完早飯，告辭起身。魯員外送路儀，再三不受，連徒弟都送將出來。由此作別，與魯員外打聽道路，那裡是奔武昌府的道路，那裡是奔娃娃谷的道路。」魯員外一一指告明白。傻小子與蔣、柳二位又磕了一路頭，這才分手。蔣、柳二位直奔娃娃谷來了，路上無話。

至娃娃谷，直到甘婆店，柳爺一瞧，果然牆上寫著「婆婆店」三個字。蔣爺說：「走哇。」柳爺說：「不可，你先把我的師母找出來，我才進去呢。」蔣老爺說：「老柳，你這個人性實在少有，你師母開的店，你還拘泥不進去。瞧我叫他『親家呀，小親家子』。」隨說隨往裡就走，隨叫「小親家子」。柳青瞧了個挺真，打旁邊來了個人，拿著長把條帚在那裡掃地，聽著蔣爺叫「小親家子」，未免得無明火起，把條帚衝上，拿著那個條帚把，望著蔣爺後背背就是一條帚把。虧了蔣爺是個大行家，就聽見後背背「叭」一聲，往旁邊一閃身，一低頭，「嗖嗖」的就是幾條帚把兒，蔣爺左右閃躲。柳爺說：「該！幸虧我沒進去。」蔣爺連連的說：「等等打我，有話說。」看那人的樣兒，青衣小帽，四〇多歲，是個買賣人的打扮，氣得臉是焦黃，仍是追著蔣爺打，他一下也沒打著。蔣爺這裡緊說：「別打了」，那人終是有氣。蔣爺躡出院子來了，問道：「因為何故打我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反來問我？你是野人哪！」蔣爺說：「你才是野人呢！」

那人說：「你不是野人，為什麼跑的我們院子裡撒野來？」蔣爺說：「怎麼上你們院內撒野？」那人說：「你認的我們是誰，跑的我們院子裡叫小親家子？」蔣爺說：「誰的院子？你再說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們的院子。這算你們的院子？」蔣爺說：「誰的院子？你們的院子，憑什麼是你們的院子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們親家姓什麼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們親家姓甘。」那人說：「姓甘？姓甘的是你們親家？姓甘的早不在這住了。我們住著就是我們的地方，你不是上我們這撒野嗎？」蔣爺說：「你說的倒有理。無奈可有一件，你們要搬將過來，為什麼不貼房帖？再說你是個爺們，為什麼還寫『甘婆店』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們剛過來拾奪房子哪，還沒有用灰將他抹上呢。」蔣爺說：「也有你們這一說。就不會先拿點青灰把他塗抹了嗎？倒是嘴強爭一半，沒有理倒有了理了。」那人氣的是亂戰。

柳爺實瞧不過眼了，過來一勸說：「這位尊兄不用理他，他是個瘋子。」連連給那人作揖。那人終是氣的亂戰，說：「他又不是孩子，過於矯詐。」柳爺說：「瞧我罷，我還有件事跟你打聽打聽，到底這個姓甘的是搬了家了？」那人說：「實是搬了家了。」

柳青說：「請問你老人家，他們搬在什麼所在？」那人說：「那我可是不知。」柳爺復反又給他行禮，深深一躬到地，說：「向你老人家討教討教，實不相瞞，那是我的師母。」

我找了幾年的工夫也沒找著，你老人家要知道，行一個方便。」那人說：「我要但知分曉，我絕不能不告訴你。我是實係不知。」柳青聽說不知，柳青也就無法了，又問了問：「他們因為何故搬家，尊公可知？」那人說：「那我倒知曉。因為他們在這住著鬧鬼，本來就是母女二人，膽子小，也是有之的。」柳爺暗道：「他們娘兩個膽小，沒有膽大之人了。」柳爺說：「尊公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胡，行七。」那人也並沒問柳爺的姓氏。柳爺與他拱了拱手，同蔣四爺起身。胡七瞧著蔣四爺終是憤憤不樂，也就進門去了。

柳爺見不著師母，心中也是難過。蔣爺見不著甘媽媽，心中也是不樂，又鬧了一肚子氣。正走之間，遇見一位老者，蔣爺過去一躬到地，說：「請問你老人家，上武昌府走那股道路？」那人說：「兩股路，別走正東，走正南的道路，直到水面，一水之隔，就是武昌府。」蔣爺抱拳給人家道勞。那人揚長而去。柳青就著也告辭。蔣爺說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柳爺說：「彭啟拿了，君山是定了，就單等與五爺報仇了。」蔣爺揪著死也不放，說：「那可不行，你一個人情索性作到底。你等著把大人找著，給五弟報完仇，我絕不攔你。」柳爺說：「我暫且回去，大人有了下落，我再來。只要去信，我就來。」蔣爺說：「那可不行。」揪住柳爺死也不放。

柳爺無法，隨到了水面。一看人煙甚稠，船隻不少。蔣爺說：「那只船是上武昌府的？」立刻就有人答言，有個老者在那只船上說：「我們就是武昌府的船，是搭船的哪？是單僱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們單僱，上去就走。」那人向後艙叫了一聲：「小子出來！」

忽聽後面大吼一聲出來，看此人兇惡之極。上船到黑水湖，就是殺身之禍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